

7 惠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七日發行



每冊售價二角

No. 105 30. 12. 7.

第一卷

第一卷

南京圖書館藏

英國將北非之戰認為響應蘇聯要求而建立的

「第二戰綫」，祇是隔鞋搔癢，絲毫不着邊際的空談

北非一戰一局的一檢一討

嘉琳

經過七個月的沉默時期，英國終於本月十八日，再度自埃及發動對義屬利比亞的攻勢。

北非開始的實際戰鬥是在去年九月義軍一舉而進佔埃及的前衛點索倫(著軍)不得不取守勢，但地中海制海權是在英國的掌握中。反觀義大利方面，感到本國與屬地的海上連絡，非但受到英海軍的牽掣，就連進攻埃及及的路線因離海岸線不遠，恰在海軍砲火射程內，所以毫無軍事上的收穫。入十二月後，義軍戰爭方酣，由於戰況之不利，在利比亞的義國軍隊調回大陸，加入義希戰線。這時，英國認為對義的有效牽掣，便是進攻利比亞。

利比亞戰局至今年一月五日英軍進佔巴迪亞，二月七日甚至兵臨班加西，形勢是相當的嚴重，希特勒自不能坐視義國的失敗，於是在羅姆爾將軍統率下，而有非洲遠征軍的組織，於的黎波里安全登陸後，馬上協助義軍反攻。而其收穫便是四月十四日索倫的奪回。英軍為挽救這頹勢的戰局，乃奇襲杜白魯克，孤據一隅。希國隨時切斷德義的後方連絡，減低對埃及的前進力，同時，北非戰線結束了第一期的戰爭。接着英國為整頓近東軍的陣容，而有近東軍司令官華維爾與印度軍司令官歐摩索克之對調。

北非英軍之失利，直接的影響便是埃及的近東駐軍，為實行援希調往克里特島及參加希義戰線，實力頓感單薄，抵抗德義聯軍逐漸不支，至於其間接影響則為德國在巴爾幹造成的全面勝利，與阿比西尼亞之義軍側擊之所致。

這次英軍之向利比亞再取攻勢，在英國本身自信很有把握。先就近東軍陣容來說，除了主帥易人之外，便是人的補充，統計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南非和英本國的混成軍，實力在十五萬至廿五萬左右。更得美國大



利比亞沙漠中之英軍甲車隊

量接濟八噸級與二十八噸級的戰車一千數百輛和「烏格拉斯」(美麗蘭)兩種中型的轟炸機，兵力的增強與武器的充實難怪邱吉爾口出大言，力稱攻勢發動前曾有五個月的準備。

消滅埃及及被攻擊的威脅，在過去七個月內，英國一方面肅清阿比西尼亞的義軍勢力，一方面又依次壓斷了伊拉克，敘利亞，伊爾近東產油區之保有，不單鞏固了機械戰的原動力，而德軍假道土耳其南下的可能性也減低了。同時，近東和中東的防務，實成印度主持火之再燃，雖是邱吉爾對國內輿論的詭辭，受到德法交涉之衝動可以說是最大的影響。

希特勒之殲滅蘇聯雖為德軍作戰的主要目標，但為牽製英美的連絡和蠢動，能收實效的策略便是利用法屬殖民地的軍事據點。因此，突尼斯成為希特勒目標之一。突尼斯和西西里島距離最短，自義本土向北非的援軍，便是以此地為渡涉地中海較安全的跳板。縱使利比亞全土失陷，阿爾及尼亞又是很好的退身地。再如建加爾港，如果成為德軍海空根據地，在軍事價值上有兩個優點：第一，他是威脅美國援英的南大西洋航路之有力據點；第二，與南美巴西的那得爾為美非大陸最短的距離，僅一二〇哩的航程，為異日進攻中西美最適當的所在。

希特勒不祇希望利用非洲法屬地的資源，對抗英國的優勢，更要利用殘餘的法國海軍，空軍，甚或至於陸軍作為人力的補充，以期與英國周旋到底。德法交涉前途固難逆料，然而且當滅絕法對德的軍費負擔與釋放更多的俘虜的設想，甚至於進行修改法德停戰協定，以滿足德國的慾望。所以我們相信德義在北非的立足點，仍不會感到動搖。最低限度，其取守

勢的態度有待於德法交涉的結果。

美國對北非戰局的態度又如何？照美國軍事評論家的觀點，這次北非戰局最後使美國關心的是：如果英軍獲勝，不是英人拚命的結果，而要歸功於美製武器的優秀，反之，如果英軍失敗，同樣的也可以看作武器的低劣。

這不只是美國試驗自己武器優秀的試金石，至少說美國參戰與否，也要一定慎重行事的。至於英國認為北非之戰是響應蘇聯要求而建立的「第二戰線」，却是隔靴搔癢，絲毫不着邊際的。

德國將校之二

日美戰爭觀

奧德·瑪斯特爾原著
明譯

日美果能戰爭麼？從來，關於這個戰爭，會有許多多言。要之，則不外於海上霸權之爭奪戰。茲者，兩國關係，似已至難以避免尋求最終解決之境地。不過實際上美國的內心裏，只是在繼承英帝國於遠東與太平洋上已經動搖的各部份之勢力。

趁火打劫的美國

美國之對加拿大協定，及由大西洋上英領紐芬蘭到北美海岸借地的事實，都是美國爲了在太平洋達到上述目的，所表現的現象。

因此，美國銳利的目光，更集中於屬於哥斯德黎加的科科斯羣島與哥隆島。

厄瓜多爾於美國武力壓制下，維持不了哥隆島，終不得不讓諸於美國。且由於對加拿大之協定，得到了班克斯及沙龍女王島的空軍基地之共同建設權。恰如前此英海軍通「拜奧得」所著「太平洋戰爭」一書中所預言：日美戰爭起，航行於巴拿馬運河中之日本大汽船，於加大大吉那地峽必開始自燬。如是，則運河，三個月內，即不能航行。日本海軍自可從容占領菲律賓，繼之以征服關島。然此戰爭，到最後階段，必移轉爲長期戰。

在日本方面，佐藤中將，亦曾以「日美戰爭迫切」爲題，就此戰爭不可避性，對日人與以忠告而說到：「日美戰爭，即係以大日本帝國總力爲賭之開始。在這場戰爭裏，將遇到縱失去貴重戰艦亦必繼續進擊之階段。日本軍勢力，必須在四年及五年中，能進擊美海岸。」至重要角色的

左右美國的軍部大勢力

那麼，美國在對日戰上，有着什麼有利的條件呢？第一可以提到的，就是在太平洋上，美國基地，都是鐵錐形之布置。其次，荷印之現狀，對美國有着有利的傾向。藉此，能越過菲律賓，來控制亞細亞。

筆書至此，不禁憶起，美國人常常非難日本，說日本的政治，位於軍人支配之下。然而自由主義的美國，無論其藏有如何之神聖的面具，實際，却沒有名符其實的權利。在美國，正是無論何時，都存在着軍部的專橫。如美國亞細亞艦隊司令長官雅內爾提督，公然建議新嘉坡應爲「我」有，當羅斯福大總統謀備案強化時，身當海軍部作戰部長要職之林提督，更毫無忌憚的，放言美國應有於所有美洲各地建築基地的權利。而美國爲了軍備所造成的龐大預算，確係以此種建議爲基礎。

却說，日美相戰，首先成爲問題的，即主戰場之太平洋地理，此海原之特徵，一言以蔽之，唯過於廣況。日美戰時，北由白令海南至厄瓜多爾，東起巴拿馬運河西至黃海。此間，雖有若干大小島嶼，然無一可作基地。連最低限度，爲了支持軍艦所必要的島嶼，算起來也是不足。

(接次頁)

吾友

第一卷第一百零五期
卅年十二月七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柵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 四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本期要目

制霸太平洋上之日本艦隊(封面)
化非戰局之檢討
德國將校之日美戰爭觀
世界一週
小舉利
隨機應變
從志向說到臉面
公開信讀後感
第十次小姊妹會——讀書會
神是神類的創造物
談王宋的作品
木乃伊的嘆息
求生

友邦

在這種情形下，想到太平洋戰略時，艦艇之續航力，則有著決定的意義。此種航力，普通（以油中不補給石油、煤者為限）艦艇只是一萬五千哩。一萬噸級巡洋艦，是一萬八千哩，驅逐艦是五千哩。然而因為有受到潛水艦及飛機進擊之危險，尚須減低速度，故以最大速度來駛行，戰艦亦不過六千哩，巡洋艦二千五百哩，驅逐艦九百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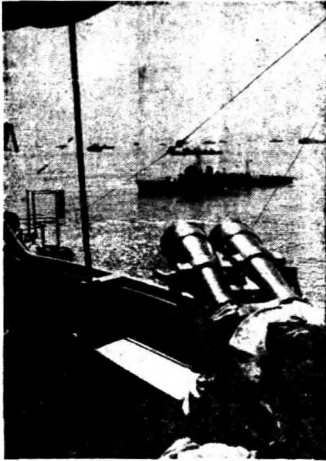
◇戰略的地位，日本有利

若說日本軍艦襲擊美國海岸，這實在是近於毫無常識的話，假如日本海軍敢行如此之作戰，恐怕必遭覆滅。日本海軍，在本國領海裏，遂行攻勢防禦戰，是站在絕妙無雙的有利形勢。日本如採取此戰略，美國海軍，即不能不於太平洋全線上，施以行動。如是，日本軍即立於分斷美國連絡線的有利地位。反之，美國於廣泛之大海洋上，却難以形成其緊密之連絡網。

看吧！夏威夷的瓦胡島，離舊金山，有二千一百哩，馬尼拉位於菲律賓東方約一千五百哩，而距離東京，是一千四百哩，荷領哈柏離東京，不也是二千五百哩麼？

將美艦隊之航續力，與此大的距離比來看，很易於想像到，其於對日進攻途上，所要遭遇到的大困難。而且對美艦隊戰鬥力，有一個最危險的事，即日本所持有的強力之潛水艦戰的展開。今日的日本之潛水艦戰，實具有橫斷太平洋，繞美國領海，經數週，而不補給石油，仍可悠然歸國之性能。

此種潛水巡洋艦，只要有兩三隻，遊弋於夏威夷與加利福尼亞洲之間，即是使美艦隊戰慄與困苦。



○艦艇本日本之海沿陸大於飛游 ◇



世界一週

◇遠東近狀

近一週來，太平洋上值得注意的有幾件事：菲律賓政府在馬尼刺作防空演習；菲島美國駐軍演習布置水雷並演習砲戰；駐滬美海軍陸戰隊開始撤退；旅居日本，新嘉坡，以及華北之美籍僑民接到該國政府立即撤退之命令；旅津之英籍僑民於奉到該國政府撤退令後，多數已離津返國；膠濟漢口有四月之久的美砲艦威克號亦行離去；西貢美國總領事館於上月二十三日突被炸彈所炸，房屋被毀，原因不明。似此種種，益使太平洋上之形勢愈趨緊張。

◇日美會談

羅斯福總統於上月二十八日新聞會議席上發表談話謂，日美會談尚在繼續中，但彼承認美國政府認為此事已進至嚴重階段。繼續磋商尚未接到日本政府覆文，會議之前途如何，將視日本政府之意向以為斷。聞及日美會談在目前是否已經停頓時，羅斯福則作否定的答覆。復據華盛頓有力人士之觀察，美國目前方汲汲於維持太平洋上之和平，但由國務卿赫爾達達日本政府之文書使日美會談進至最後一階段云。

◇北非戰事

據意大利官方發表消息稱，守衛東非「剛達爾」之意軍於上月二十九日在英軍壓迫之下暫時放棄其武器。北非之馬利馬加，以及中部戰線之「索拉發」同「托比利克」兩處於二十八九兩日均有激烈戰事，英意雙方互有勝敗。按「剛達爾」城為意屬阿比西尼亞之最後堡壘，意軍駐於該地者為數僅六千人，且防禦工事係於六個月之前開始建造。意軍雖承認該地之重要性，卒因實力有限，暫時將其放棄，以免人民蒙受意外損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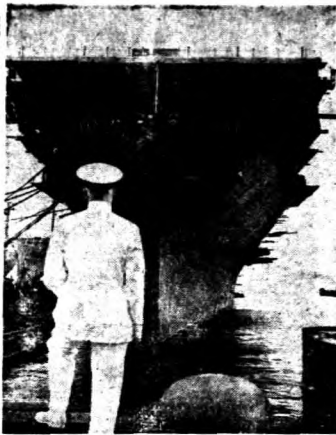
◇美國空軍戒哨緬甸公路

據倫敦傳出消息稱，自美國起程之一百名美籍飛機駕駛員及三百名空軍服務人員已經過馬尼刺而前往重慶。聞此批空軍人員將駕駛柯

(5)



軍國本英之島牛來馬至派增續陸



艦母空航新國美之水入將行場船「組」於

◇日本應注意之諸點

如此看來，日本較諸於美國，很顯明的，立於有利的戰略地位。不過若以為無論英美方面如何封鎖，日本由亞細亞大陸亦可取到豐富資源，安心，這是錯誤的。日本所應嚴重警戒者——由荷領哈柏基地，美國大型航空母艦運之軍用機，有攻擊本土之可能，以及吾人可想像得到的，美國能支配新嘉坡，極力利用遠東大陸之西南面來攻擊。屆時，日本國民不出以強烈之護國精神，恐難克此種危險。現在，有一件事，日本所不該疏忽的，即美國確已約定，到一九四六年，將由菲律賓退出，使之獨立，然而島內之基地及馬尼刺前之強力要塞，絕不會放棄。至於日美果能戰爭與否的問題，固不能簡單與以解答，不過我覺得如次的定義，比較的公平。約二年前，日美兩國，是極力避免最後之絕裂，更傳說美國已想接受日本之思想。東太平洋是美國領海，西太平洋是日領海。然由美國宣言廢棄對日通商協定日起，美國對太平洋西部，已漸染指。由此兩國關係，遂開始本質的尖銳化。今日，日本正對此情勢，與以十二分關心的注視着，而以不屈不撓的精神，靜待着適當的時機。

爾迪斯式戰鬥機及雙引擎之轟炸機。此外，另有一批美籍空軍人員行經「蘇臘巴亞」而向仰光首途。復據東京發表消息稱，日本對於美國決意以空軍明飛緬甸公路之舉認爲顯然是敵意之行動。目前美國將其防禦區域已擴展至遠東，日本對此事實決不忽視。無論美國政府對此事將如何解釋，此種行動在政治上及軍事上均直接威脅日本。

◇香港動態

由於太平洋上形勢之日趨緊張，香港當局已採取一切萬全之措置，而入於準備待命之狀態。最近舉行之攻守演習已告結束，參加防禦工作者有二萬名，居留香港之日籍僑民尚有百餘名，據悉，將於本月二日離港赴粵。同盟社駐香港分社因受資金凍結條例之限制，東京與香港之間不通匯兌，不得已而停止業務。同時，駐港美總領事於上月二十九日通告住港美籍僑民，令其立即撤退。

◇亡命倫敦的各國國王

目前逃亡至倫敦之歐洲各戰敗國國王計有希臘國王佐治，挪威國王哈康，南斯拉夫國王彼得，阿爾巴尼亞國王齊格，荷蘭女王威廉米娜，盧森堡大公夏綠蒂。其中挪威國王哈康素即酷嗜聆劇，此次出亡倫敦，雖云不幸，但能飽嘗倫敦劇院風光，亦爲意外之福。威廉米娜女王隱避於倫敦近郊，深居簡出，甚少活動。南斯拉夫國王彼得，少年英俊，豪志未衰，現入劍橋大學攻讀，對於國事，置若罔聞。希臘國王佐治出入倫敦交際界中，頗爲活躍，時時探聽政治新聞，以供參考。盧森堡大公夏綠蒂最近曾至加拿大，探視其二子四女，現已返英，仍居倫敦。總計以上各國國王，共有六位，均居留倫敦，在英國近世史上，除去英皇舉行加冕禮外，尙屬罕見。

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標語

強化鄉村安寧

治安強化的單位是縣，縣的單位是鄉，匪爲擾害。治安的直接目標，以及他們的藏身處也多半是鄉村，所以非強化鄉村的安寧，不能使治安強化。

保全家族制度

家族制度就是中國幾千年來家庭同居的制度，有家長族長領導，子弟們同心合力在一塊生活，共產黨則完全破壞家族制度。

友吾



畢小述敘，中片一，"The Outlaw" 在
。史情段一的子女哥西墨一與利

美國人最喜歡的一個壞人

三小一畢一利

一現有兩張關於他真實生活的影片攝成

除了傑西傑姆之外，美國人最喜歡的一個壞人就是小畢利了(Billy the Kid)。在他被槍殺之後，至今已有六十年，而關於他的傳說現在仍然成爲一般人的談話資料。

在新墨西哥到處都有標誌，記明他的足跡所到的地方，博物館也都竭力收集他的紀念物品。關於他的天量，勇敢，放蕩不羈，兒童般的天真，對於死之毫不畏懼，放槍之敏捷準確，曾有種種的傳說。在今日他的名譽等於是美國的羅賓漢，他是西南方一個不知恐懼的浪漫青年。

現在梅佳公司攝製了兩張影片都是關於小畢利的真實生活的，第一張就叫做 Billy the Kid，還有一張是 The Outlaw。這兩張片子

都活潑地表現出小畢利英勇的性格。至於小畢利的真實歷史，我們來簡單敘述如下：

美國西部本來是草莽英雄的發源地，但很奇怪，小畢利却是生在美國東部的紐約。他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降生。他的母親是嘉色林，波內的太太，後來又嫁給一個叫安屈姆的漢子，所以小畢利在法庭底卷上的名是「維廉·波內」，或是「維廉·安屈姆」。他在十二歲時就用刀子殺死了新墨西哥省銀城的一個鐵匠，而開始了他作案的歷史。至於他殺死那鐵匠的動機，是因為那鐵匠說了一些侮辱他母親的話，雖然許多傳記家對於這種動機表示懷疑，但他們都一致承認，小畢利在那時候已經是一個酒館中的惡棍，賭場上的騙子了。

以後四年中並沒有什麼特殊的事情。十六歲時，他又出現於新墨西哥省了。他自己對人誇說殺了十二個人，其中有三個是印地安人，他殺了他們的毛皮。十八歲時，他在林肯城纔開始他真正的生涯。那時他是一個身高五尺

隨機應變

青山譯

當你處在緊急的時機中，你將如何應付呢？你是能够保持鎮靜而動作敏捷的人呢？還是心神失主而驚惶失措的人呢？人的足智多謀乃是出於心機與體力上的種種特性。這些特性在平凡的歷程上往往是看不出的。現在有幾個問題請讀者忠直誠心的答出來，那麼你就要發覺你自己的機警之才到底是怎樣了。這些問題是要測驗你在某種環境之下，你的品格與反應到底是如何。

- A.1 你有急救法的常識嗎？
- 2 你會看護過任何病人嗎？
- 3 你在閒暇時是否常作散步，修理庭園，助理家務等運動？
- 4 在別人述說經驗或談笑話時，你是否同時和別人或更迅速的領會了其中的要旨？
- 5 你初遊異地之後，能否把當地之真情，實況述說出來呢？
- 6 你對於陌生人的第一個印象，是否大致不差呢？
- 7 你是否相信自己所決定的東西，必能得到？
- 8 你是否說過父母在你做兒童時，曾嚴厲的管教過你？
- 9 你是否不自表爲吃苦耐勞而能忍受疾病之痛呢？
- 10 你是否時刻準備去接受自己行動所結的果子？
- 11 當你遇到別人的生命在危險中時，你覺得很鎮靜嗎？
- 12 你的雙親是否講求實際並充分地具有健全的普通常識？
- B.1 當你見到血的時候，是否感到一時不自在或反胃呢？
- 2 你會暈倒過三次以上嗎？
- 3 你是否自己以爲有一種特別的想像力呢？
- 4 你要比比你年輕的人服從你的事時，是否感到困難？
- C.1 如果你在羣衆爭變之中，身經目擊一切，並把一切詳情也記得清清楚楚，那麼你
 - a 認爲自己已有責任，應赴當局作見證。
 - b 當局傳召以後才到那裏作見證。
 - 2 在街頭發生事變之時，你立刻
 - a 置之不問，走開事非地。
 - b 好奇地去看一看。
 - d 挺身趨救或代爲呼援。
 - 3 如果你在一間房裏，見到一人身上着火，你將要

友哥

(7)

八寸瘦長的青年，他的手脚細小，頭髮淺褐色，眼睛發冷鋼樣的灰色，前齒略向外突出。精神愉快，用錢毫爽，在跳舞會中很有禮儀，是女子喜悅的一流人物。在山裏面，他穿着很粗的衣服，但在城市中的時候是打扮得很整齊的。除了有時偷竊牲畜之外，大體他是被人認為正直的。他天生就有極靈活的心和身體，所以他練習在馬上射擊飛鳥，練得非常精熟，若將一頂帽子向空中扔出二十呎高，在它未落地以前，他可以把它射擊下來。



小畢利的墳墓位於沙姆納的附近，周圍有鐵柵欄，以訪戰時被刺殺的。在聖誕節前夜的一晚，畢利的手下均戰死，他自己的生也結束了。畢利曾將一匹偷來的馬賣給當地的一位醫生，得七十五元，在收據上有他的字簽，時期為一八七八年。

前，他可以把那顆射穿六個洞。本企業家登斯陶在林肯城開辦牧場和商店，畢利即去到了他的手下做事。他這時意為登斯陶與亞爾非公司爭取經濟和政治上的勢力。於一八七八年二月十三日，登斯陶被亞爾非公司派人暗殺，於是雙方開戰，二百射手互相射擊敵黨，大街上槍彈橫飛，真是殺人不眨眼。但畢利以伏兵奮勇傑斯，布來地，將其槍殺，這是他戰略上的錯誤，結果

引惹了三天復仇戰爭，登斯陶的夥伴麥克羅文也因此被殺，死時手裏拿一本聖經，倒在他那被焚燒的住宅前面，舉火中逃出，幾瀕於死。這時在美國發生了林肯戰爭，海斯總統任命華雷斯將為這雙方大敵，並秘密允許畢利，倘若他交出武器，即可免予問罪。起初畢利接受了這條件，後來又拒絕了。但他們佔據的一方現在已經燒光了。

他只得集合同下幾個人，從事偷竊牲畜的勾當，當時也做着殺人的案子。牧場主人為了要杜絕被盜之事，設法探得畢利的行踪，而將其捕獲，判定死刑。畢利騙獄卒，奪去他的手槍，遂破牢而出。他躲過了兩個半月，未被緝捕，但後來有一天夜裏，在一黑屋子裏被加雷候着，而將他槍殺了。死時他只有二十一歲，雖然他總想能夠刻上二十三條紋。

- a 向他身上潑水。
- b 吩咐他好好的站着，等你把這着火的衣服脫掉。
- c 把他推倒在地，拿一條氈或被單把他包住。
- 4 如果你接到強訊或大吃一驚草的時候你的腦子
 - a 暈昏了幾秒鐘之後隨即立刻矜重自持。
 - b 迷糊，思想不清楚達幾分鐘之久。
 - 5 有人匆匆的向你報告一件事後立即走開，那麼你
 - a 只記得他所说的一半。
 - b 感到混亂，而一點也記不清。
 - c 把他所說的都能準確的記清。
 - 6 當你橫越街道時，忽然有車輛向你這邊駛來你要
 - a 企圖向後退。
 - b 打算衝過去。
 - 7 如果你的朋友無心中把你所最恨惡的人帶到你家裏來的話，你將要
 - a 詭異的神情。
 - b 暫時忍耐住了忿怒，但在事後向你朋友解說一切。
 - c 一點也不讓你的情感作用暴露出來。
 - 8 當你受到了痛苦(手術上)，你是否
 - a 立刻把痛苦告訴他。
 - b 忍受痛苦希望你早早地做完後就好過了。
 - 9 當你預知自己將要經過一項不愉快的經驗之時，你使
 - a 自己陷於憂愁悲戚的窘境中。
 - b 相信自己所預料的痛苦比實際痛苦為更甚。
 - 10 如果有你請你選擇一種職務，你將要選擇
 - a 薪資優厚，而責任重大的職務。
 - b 薪資中等而不必負責的職務。
 - 11 當你對於某事要做決定時，你一定要
 - a 聽從他人的勸告。
 - b 完全獨斷獨行。
 - 12 以下各種事物，你是否懷具一種無意識的懼怕？
 - a 鼠蜘蛛蛇。
 - b 黑暗。
 - c 未知之事？
 - d 高大的聲音。

(答案請閱第十五頁)



名士

名士

汽車的聲音送來了名士，名士披着皮包登上了講台，若干臉孔都莊嚴了，每隻眼睛都好像是在尋找點什麼。

可是，名士的態度畢竟是名士，在沈靜中表現着身份的偉大，但偉大中却害了一些盲目的羣衆。

名士是任憑名士怎樣的調用，也不會把他具體的答案送到聽者的耳中，不得要領倒不吃驚，確是能代表我們民族的偉大，一管他呢，他愛說什麼就說什麼！聽者都抱定了這樣的心理，名士也就說得津津有味；真的，名士講的東方文化對中國的優點有所指明的，他曾說：

「中國偉大的精神是安分守己！」

確有道理，名士也真研究到家。不「含怨」，他真不愧坐汽車，爲名士，他能對於一切問題給下個自己的新發現，他說過：

「中國的文化是從西方發展而來的！」

至於他因爲什麼知道的？沒有說出，本來嗎！這些問題，是需要留給別人去回味的。這是一一個謎呀，誰不讓你做名士來呢？你做了名士，不好也來這一套嗎？

講着，他說：「新嘉坡是中國的。」聽者的血沸騰了，要知道名士的新考據新發現，但是名士確是聰明，祇不在意的輕輕地說道：「新嘉坡是中國名字，新是姓新的，新「家」的坡，這不是中國的嗎？」

從「志向」說到「臉面」

方

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就怕有心人。」按「在心爲志」解，「有心人」可解做有「志向」的人，但現在的病態社會，並不能使有志向的人，完全達到滿意的程度，時常有人心懷壯志，努力競爭，當他們向理想的「志向」路上邁進時，無時無地不在憧憬着理想的花果；他們存在一種崇高的理念，這崇高的理念，時時在啓示給他們「有志竟成」，一時時在告訴他們：「最偉大的快樂，是從艱難困苦中得來的。」所以他們整天的努力，不論在事業上，職任上，凡事都是實事求是的憑着良心去做，把一切的虛名浮利，都看做像鄙劣

濁的東西，至於卑鄙的逢迎，虛偽的欺詐，諂媚權勢，壓迫良善，用一種無恥的手段，而求達到滿足私慾的目的，而自以爲聰明，自以爲得意；但是有真正「志向」的人，都是不屑如此的。然而社會上的事實，却證明了這種偉大人格的人們，結果都是十之八九失敗了，因而才對社會浩歎，對人生徬徨，對自己的「志向」失望，頹喪而悲觀了！

我們再回頭看一看社會上一般所謂成功者呢！他們也需要生存，也有生活慾望，也有他們的「志向」，可是他們在達到「志向」之前，却不種下努力事業的種子，只是千方百計的在尋求一條捷徑，以最經濟最機智的狡猾手段，而獲得私慾的滿足，唯一的妙策，就是捨掉自己的「臉面」，好在人們的「臉面」，是得自天賦的，至於子女出世以後，當然不知道在他們未出生之前，他們的父母該怎樣的爲他們未來子女的「臉面」，擔着偉大的隱憂呢！是醜是優？是黑是白？以至於是有臉還是沒有臉？當然是，在他們的父母俊的較更較醜的，白臉的較滿意於黑臉的，有臉的較更較滿意於沒臉的，但是這一切都是先天的，是醜是俊，是黑是白，是有臉或是沒臉，他們的父母也愛莫能助；如同賭博一樣，投了注並不見得準使你得到滿意的勝利，也許會使你得到懷喪的失利，然而做父母的多半是：「莫知其子之惡！」自己的兒女都是好的，好在黑白醜俊又沒有嚴格的界限，醜的也不以爲醜，黑的也不以爲黑，但是對於初生下來四面是俊，腦瓜子全無一點「臉面」的子女，却不敢領教，總以爲是大不吉祥的妖怪，而把他拋到亂葬崗子去餵狗。如果真沒有臉孔，當然也談不到耳目口鼻了，這十足的是一個非人的怪物，這種東西，即令他有生存的力量，也不能對社會有任何貢獻，或許更有害處。

所慶幸的是我們全能的主宰，最能委曲求全，常常把一個全沒有人類良心的東西，不知恥的怪物，却常常給他戴上了一付人形面具，而逃脫了醜惡的難關！做父母的也不知是個實在「臉面」的混濁兒，而把他當人來看呢？殊不知他雖有人形面具，也有耳目口鼻的外形；實在不是個人種。這些怪物，蒙他（它）們好心腸的父母和師長們教養長大成人後，究竟是人人面獸心，到處做賊仁害義，喪廉寡恥非人的事情。他雖然也有他的「志向」——但這「志向」是自私自利，有害於人羣的——他並不以正義去獲得，而是拋棄了「臉面」，忘掉了「人」字，任意行他原始的禽獸行爲。好在他根本就是戴着假「臉面」的東西，臉，對於這種人，又有什麼可惜呢？

一語一言與一文一字

舒是

語言與文字同是表達思想的一種工具，用聲音表示出來，便是語言；寫在紙上，便成了文字。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交換一些意見或感想，離不開語言；至於讀者與作者之間，則不能不以文字為媒介了。在語體文未盛行之前，語言與文字之間，有很大的距離；談話與作文，簡直是兩回事。到了現在，語言與文字已打破了難易懸殊的距離，而漸漸沒有清晰的界限可分了。自然粗俗簡陋的借口閉河，不能說是好文章；但是一個有系統，有意義的演說，既便是一字不易的記錄下來，已不能不認為是一篇好文章了。實在說起來，所差的也不過只是：語言是聽覺上的感受，聽者概念易逝，而述者文字間也很難有精密的組織；文字是視覺上的感受，著者有字斟酌之餘暇，而讀者也有一讀再讀的機會而已。除此之外，我們便不能否認語言與文字間的距離，已是愈來愈近，二者之重要性，也幾乎不分軒輊；因此自然可以把牠們相提並論了。

根據上面的情形看來，有些人便以為語言的價值提高，而文字的價值貶低。有這種思想的人，不能不說是犯了可笑的錯誤！可是我們若澈底觀察一下，有許多人已墮入了這錯誤的深淵！試觀現在一般人，不是都把寫作看成最容易的事情嗎？他們認為現在的文章，既沒有運用典故的累贅，又沒有四六排列的束縛，只要文思一動，便可信筆寫出，滿篇堆砌些似是而非的形容詞，再點綴些風，花，雪，月，引入美感的詞藻，便自認為是不可一世的生文妙句了。其實這種洋八股，比讀起古書來，還令人頭痛。古文雖然文字過深，用典繁

多，但究竟是有系統，有含意。有根底，肯研究的人，自不難明瞭其用意所在。至於這些洋八股，除去「句」逗」鮮明，排列美觀之外，往往讀過一遍，莫明其妙，再讀一次，仍是琢磨不透，究竟內容所表現的是什麼？或者往深裏說：含蓄的是什麼？象徵的是什麼？真令人莫測高深！徒使讀者對着一行一行的漂亮形容詞，和冗長倒裝的抽象成語，變然嘆息而已！再看一看他們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語言呢，却仍然不免標奇立異。已往老學究式酸溜溜的「之」乎」者」也」，自然不再採用，而販夫走卒的俗語村言，當然更不能上口，為了表示自己是新文人，出語不同流俗起見，既便是一句普通話，也必要加意修飾，但結果也不過徒給人以虛偽造作不

出我們思想的聲音，便不妨說出使用。最重要的一點：則是要出語真摯，懇切，最忌虛偽，造作。嘗聞批評某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那便是語言中，已失去真情的流露了。

文字呢？是間接的把個人的思想，訴諸紙筆，再傳達給別人；因此便不能像語言那樣直捷了當，輕而易舉。首先要有寫作的天才，其次才能談到人為的努力。想要借文字發表思想的人，自然要具有愛好文藝的天性；還要有一幅靈敏善感的頭腦；學識的修養與實際生活的體驗，才能產生出驚人的文字。

寫作的先決條件，自然是讀書。有人說：「想成為作家，必須以作文為主，讀書為輔，把一切書，當做作文之資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那末書也讀通了，文字也練好了。」社會是極複雜的，對於善惡的分辨，要有精密的認識，提筆為文時，中心意識才不會動搖，主旨才能鮮明。這種判斷力的養成，只有多讀書，多觀察，多經驗。不過讀書固然是寫作之基本修養，但不可存讀書即可寫出偉大作品之錯誤觀念。讀書只是使我們思路通順，文字有所取法，至於偉大作品，決不是一人云亦云的東西，而更不是一堆詞美韻，而內容空洞的洋八股了。有人說：「驚人的思想，發出來必是驚人的吶喊。」由此可知創作精神之可貴。偉大的文字，則必須是充滿作者豐富的生活經驗，與獨立思想的了。

語言與文字雖然都是表達思想的工具，但是語言是直接的，所以運用須敏捷；簡淨，只要對方能明瞭所發出聲音的意思，便算達到了目的。所以無須像作文章似的加意修飾，只要是能表達

全國郵政特准掛號

龍門聯合書局

北京分店

各校同學購書隨送 九折優待券

地址：正誼西單商場北樓 和外琉璃廠西門一五五號

告小兄弟們

獻給小兄弟們

時光華

看！又是落葉的季節，生氣漸已變成枯黃，偶而一陣西風送至，會有三三兩兩遍黃的桐葉，像蝴蝶般在空中飛翔。兄弟們！你感覺光陰無情嗎？季節是去了又來了，但聰明人卻，青春是一去不復返的。

請記住！我們沒有過去的幼年。我們不思將來；將來已是暮氣橫秋的衰期了，惟有現在，惟有現在才是朝氣蓬蓬，充滿着青春活力的青年期，兄弟們！時流不息，請緊握住你所僅有的寶貴現實吧！

我們正在青年有為的期間，是多麼值得誇耀呢！或者你不會忘記了，青年輩能激起社會的狂瀾，能推進社會的進展。「社會由個人組成」，往往有許多青年，不顧自身的缺陷，而指摘他人的是非，該是多麼錯誤呢！兄弟的！我們要檢討自身，以身作則，而努力改造自己。

不該袒護自己，應捫心自思，別人的指斥。決不是全無依據，我們不是有很多的同伴，他們都狂妄愚蠢，散漫無度嗎？甚至厭世悲觀，自暴自棄，誤解自由，曲意平等，盲從附和，順時趨俗，浮誇無當，脆弱無能，……等等。所以不想使罷，一想起來，一定會發覺自己是千孔百穴，瘡痍遍體，真要驚叫一聲——自己確是一個最不良善的人，那時，對他人之指斥，就只能俯首默認了。

社會的改造，全賴青年份子，那我們帶了這些缺陷，跑上社會，要說改造社會，復興國家，豈不是太不知自重了嗎？

下面，且檢出一些青年輩中的病症，作為改造自己的借鑑。

一、狂妄愚蠢，散漫無度
青年人不能得志，因為青年常好炫耀自己，如偶一得志，便達人誇示，自鳴得意，洋洋乎傲慢之態，溢於眉宇，事無大小，無故囂張，指斥他人，對自己的私人生活，滿不在乎，如此，在學生時代對於學業，在社會上對於事業，都滿不在乎，致將生存之意義，盡皆泯滅。

知道，一個有血性的青年，根本不應該悲觀，應該和環境奮鬥，應該有勇往直前的精神。更應該注重自己的事業，假如看輕了自己的事業，也就應該不要再活下去了。至於失敗，那正是成功的前奏呢！如為情場失意，而厭世悲觀，那簡直太懦弱了，簡直不配稱為一個青年！

三、誤解自由，曲意平等
一般青年，或者是未曾受過高深之教育，因而多十分執固，偏謬己見，盲人瞎馬的亂闖，在社會，不奉公守法，服從團體法令；在家庭，亦不能平心靜氣的接受尊長訓誨，學得一些新文化的外貌，不懂自由平等之真諦，口聲聲，呼着自由平等之等，結果，形成一個散漫，放蕩，倔強，傲慢的青年，為人輩所不齒。

四、盲從附和，順時趨俗
青年的心胸，充滿着熱情，故而常常感情與理智，發生背馳的現象，就是當感情衝動時，不受理智之約束，百事都相隨別人，不辨是非，不計成敗，致過一事，使自己的理智發生動搖。青年又自命不凡的以為是時代的先鋒者，一切新社會形形色色，不擇醜陋，不顧利害，極盡心力的仿效着，這樣，便至多是人羣和時代的奴隸，那兒能夠領導人羣，創造時代。

五、浮誇無當，脆弱無能
舊的渣滓，我們應當摒棄，舊的精華，我們仍應該設法使其保存，努力發揚，可是，一此青年他們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他們只是一味咒詛着舊的，一切事物，不論好歹

，只要是舊的，便是一概剔除，反之，只要是新時代的產物，亦不論好歹，統統學得，一些沒有創造力和改善力，手中拿着洋裝書，身着西服，外表氣派十足，望之昂昂，但即其實學，則腹中空如洗，浮誇放蕩之態，充乎全體，良可嘆也……人無十全！幾乎沒有一個沒有缺陷的人，尤其是我們青年，入世不久，經驗淺浮，更那能稱為完人呢？可是，兄弟們！苟能虛心受教，檢出自己的缺陷，加以改造，滿意的成就，終歸我們！最後願弟兄們把住現實，及時努力！

代郵

親愛的兄弟們：
最近我接到兩位弟兄們給我的信，都是責備我談愛的文章太多，但是我的苦心總算是盡了，沒有人領情那又有什麼法子！好在我的苦心是用在咱們弟兄們的身上，白費就白費了，沒什麼關係，不過，我相信有的弟兄們總會同情我，所以我，什麼也不說了。
現在我想出一個題目來，大家試寫寫如何？題目是：「現階段青年生活應有的認識與態度」看看咱們弟兄們的頭腦如何？祝
快樂！

(二友)

我們的信仰 巴格達 神是人類的創造物

人類最初所受的土地與氣候的直接影響，在人類的智慧中，發生複雜的反應作用。人類誕生於原始的生命的大旋渦中，那龐然大自然的偉力所直接間接加於他身上的影響，使他驚奇，畏怖，使他戰慄得中心無主，自然賦與了他一條柔弱的生命，但同時也賦與了他這柔弱的生命以堅強的武器——腦。於是他對於這瑰麗的，雄偉的，險惡的自然現象要求着說明了。他們沒有實證的科學，有的只是銳敏的感覺，視覺的幻象，腦中的迷夢，恐怖，以及願望，這許多純然是直覺的解答，都被用來作為他們了解宇宙的資料。他在這生命的大旋渦中，為了保持與擴展他個人的能力，為了解除那襲擊他的恐怖，避免威脅他的危險，最要的，為了實現他心中的願望，他就要到外界去找他的支柱了，因為他已覺到他渺小的生命的無能為力。他想與他自己的生命類似的一切事物連結——汪洋的海洋，浩淼的河川，巍峨的高山，密然的森林，嶙峋的岩石，瀟然而來悄然而去的雲，雷雨，排山倒海的暴風，輕快明麗的曙光，艷麗的晚霞，光明深沉的大空，萬物之來源的偉大的太陽，以及一切羅佈於深沉的大空的星辰——認為與自己的願望相同而賦以無比的愛情，想找到他想像中以為有效的，而其實是他狂熱的想像所幻化成了的保護方法。

由於生命的無限，人類時常有一種模糊的茫然的情感，以為在茫茫人世間總有一種普遍的原因主宰着無數單獨的或特殊的事實，他們在有限中覺出了無限（如存死於人類意識界的，生命是無限的延續的，「死亡」是過另一種生活的開端。）想給無限以名稱，想在無限的無窮表現中找出一種統一的關係來。他們信仰着冥冥中必有一種偉力主宰着一切。

這些由日常生活中踴躍而堆積起來的哲學，這些幻想的信仰同空虛的希望，這些對於可見和不可見的世界

之不著邊際的傳說，這些由傳統的風習所蒐集（祖傳父，父傳孫）遺傳的勢力所化為無可疑的教條的故事，即是人們所稱為宗教的東西。

希伯來人創造了上帝，印度人以佛陀為他們的主宰，回教徒以穆罕默德為主宰，波斯人崇拜火，還在遺留着相當殘跡的中國人的崇拜天地，都無非是追求較善的願欲與探討幸福的情感，因無實證的科學，單憑直覺而昇華了的結果。

尼采說：「每一種宗教，生於人類的恐懼與需求，在理性的密路上，順便溜入生存中了。」

而費爾巴哈 Feuerbach 則進一步指出，這是追求「較善」的願欲與討探幸福的情感的结果。所以，神是人類為了滿足他心中的願望而創造的東西。



宗教能有今日之勢力 是野心政治家的功績

· 海桴 ·

人不能沒有信仰，就如同船都該有舵一樣。無論那一種倫理思想；是學說，是主義，或是一兩句格言，全可以作為信仰的目標，來領導着人類的的生活，不必需去信宗教。

凡宗教都相信有神存在，且以為萬物的一切，是由神來主宰。他們以為宇宙最後的原始，（原字的來源，）不能用科學來解釋，就相信那是神的力量，這很顯然是武斷的臆說，固然現在科學不能解釋的事很多，但決不能因為如此，而就超出了科學的步驟，而去憑空說有神。何廣艾迪生又用短波無線電試驗過，證明沒有神的存在呢

。還有人說科學與宗教是不衝突的。他提出許多科學家（如發明遺傳律的曼德爾及馬可尼等）都是宗教家來證明。這種忽略論點說法，只在邏輯上已竟很不合理了。

人類的一切罪惡，都是由社會制度所形成的。因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才有淫亂，姦姦的罪惡。因為經濟分配的不適當，才有偷盜搶劫的罪發生。所以我們欲求醫治人類的病，只有人類能勝任，若去請求上帝，實無異於去求庸醫。因為那些野人們都知道上帝的話：「你們若不改善，那要如此滅亡」但多少年來他們寧可滅亡，却從未有悔改過。

一個被社會環境（教育環境）所完成的人格，宗教再沒有力量使他改變。我們可以睜開慧眼看一看那成千累萬的宗教徒們，我們有高尚的人格，你向他說「去罷！離開上帝吧！」他真的離開了，然而我們相信他永遠仍是一個完好的人同樣那些人

格卑鄙的你說「祝福你，上帝永在你身邊。」他自己也這樣以為着日整天的呼着上帝然而他那卑賤的人格絕不致減却半分。所以我們敢斷定信宗教與他的人格絕不會有影響。

有人說信奉宗教可以得到心靈上的安慰。告訴你吧——這不過是生活美滿的人，在茶餘飯後的消閒而已。當你家中三日未舉火的時候，你絕想不到這層。記住，只有對人類真正的服務，才能得到心靈上絕大的安慰。

有人用宗教悠久的歷史，和現在發展的廣擴，來頌揚宗教的偉大，但請你認清些，宗教所以能流傳到現在，且分佈得越發普遍，這完全是政治的力量。因為一直到現在，宗教都是在被利用一種為統治人民思想的政治工具。所以現在有些宗教，（如基督教）能够有今日之龐大的勢力，並不在它本身的價值，而是歷代野心政治家的功績。

宗教如無價值

如何能存到如今

風·真

幾次的言論中，看到不應該信奉宗教的原因，都是因為覺得宗教是迷信的而反對。其實，宗教何嘗有什麼迷信的成分？要知道宗教中所以有神鬼說的原因，是因為便於宣傳，容易使人們信奉，社會上的人有三六九等，極不整齊，若是使大家都來信奉，就不得不用這個方法了。下愚的人，頭腦不靈活，知識不健全，和他們是不能講道理的，所以必須用神、鬼、地獄、天堂，來引導他們。而神鬼說中，更有極奇妙的大道理存在，以便有知識的智者去了解，信奉。

但是一般頭腦不健全的人們，不曉得內裏的理由，盲目的信奉，所以什麼燒香、叩頭、禮拜的事情就層層出現了。然而有知識的信奉者，因為明瞭這些是虛無的，所以只是奉行，而不迷信，故此只看見愚者信奉的舉動。

所以說宗教是迷信神鬼的朋友，恐怕都是因為未能深究宗教真面目的緣故。我所以這樣的說，是因為我在從前也是如此的想，後來因為病倒了，在養病的床上，沒事，細細研究了幾次「金剛經」而了悟


下次討論題目：

世界上有沒有真的是非

宗教應否信奉的問題，現在已說可以告一段落了，不過仍然存有不少討論的文字，所以本期再發表一些，下一次便開始討論「世界上有沒有真的是非？」這又是一個十分抽象的問題，現在已然收到了幾部文字，希望讀者們踴躍的參加討論。

(編者)

甚麼了。



寶青春


寶青春

BIOZYGEN

開胃強身 家常補品

上海新亞藥廠
製造

均售藥房



美饌當前 無福消受

胃口不開。即消化不良之現象。日久足以影響健康。以致營養不足。面黃肌瘦。精疲力倦。衰弱多病。

「寶青春」是治胃靈藥。開胃實論。用活生性。及各種他命合製。主治胃氣弱。腳氣病。胃腸病。功能開胃。強身。補助消化。增加體重與食慾。男女老幼。無不咸宜。

華北總辦事處
天津英租界十
九號路十六號

號八十路島青：津天 號一四胡維三單東：京北
號一十里安維路四經：南濟 號六十路號九十界租英：津天 處事辦北華廠藥亞新

光風府學

師大文史研究院

醞釀成立

按甲、乙、丙、三等發給津貼

師大醞釀成立文史研究院之消息，已有不少傳聞，茲悉此事之能否成爲事實雖不敢預料，但校當局確有此意，並聞倘能成立，則將來之研究員，以畢業生有儘先錄取之優先權，並額外發給津貼，分甲乙丙三級，按八十，六十，四十，三等發給，本市自事變後國立各大學向無研究院之設，倘此次師大之文史研究院能如言實現，造福華北之教育界誠非淺鮮也。

北圖大書館簡影

東西。它的構造，複雜中有規律，館內，兩端建有相等的小屋，一爲飲水室，一爲管理備用室。迎門有一個長的櫃台，裏面有管理備用書籍的管理員，台的周圍，設有卡片箱子。兩翼爲對立的中心。

一座銀灰色的高樓，巍然屹立在古城的東北部，南臨北池子，北臨地安門電車站，它雖然是在西單王府井的繁華地區，但交通也相當的方便，這一個環境多麼適於讀書啊！它裏面備有各種形色缺乏的營養料，讓我們自己揀取，隨意吸取，這就是北圖大書館的。

文閱覽室與西文閱覽室，中文部附有各種報章的閱覽，西文部附有各種雜誌的閱覽，環牆都有參考書架，以便學生隨時翻閱，長案圓椅，直立的桌燈，諸處的設備周到，使我們不敢辜負了這苦心計劃，而設有一絲荒廢光陰的意念存在。樓上爲諸位教授的研究室，及諸課辦公室，還有保藏貴重書籍的書庫，也設置上面，只是學生們不得隨便出入其中，乃爲我未窺全豹的一點遺憾。凡是我們應用的書籍，十分之八是可以找到的，給與我們作功課莫大的方便。像四部叢刊，自清解二十四史說文韻林等，以及各種中日英字典，都列爲參考書之類，卡片箱子內有清楚的書號，很輕而易舉的，就找到我們的目的地了。攜帶自己書籍入館，必須在存物處，寫好携物單，由僕役發給一個小圓牌，上面印着號碼，並且都是一對對的，學生拿一個，那裏放一個，自己書籍帶至館內可以隨意，不過出來時，必得對號取條，以便校衛放行，否則若不寫携物單，校衛就要以爲有夾帶館中書籍，和行出門的嫌疑。甚至不準走出門口。

借書的規則有兩種：若在館中看，就可以寫好書號，由僕役去取。在此學期的開始，並許借出閱覽，這是限於一部分書籍，僅有文庫，或絕版書籍，價值昂貴書籍，參考書籍等，是不出借的。只是暫時閱覽者，必須以學生證或借書證爲憑，方合閱書手續，若借出去看，必須以借書證爲憑，否則不準借閱。



標準兒童讀物

子月信	\$0.24
大朋友	\$0.21
小朋友	\$0.20
小水給	\$0.18
給神	\$0.20
神	\$0.24

北京琉璃廠存石印局
電話三區四二六九號

曲園出版社

世界著名的學府 牛津——大學風光

之介

好幾百年了，牛津保持着真靜的空氣，學生的生活猶如中世紀堡壘中的僧侶，從外面看來，這許多學院真像監獄：靠街的窗戶嚴密地閉鎖着，高高的牆垣上，插滿了碎玻璃和鐵絲網纏繞在上面。出入口只開很小的一扇門，旁邊站着的是一个畫職的守門人。每天探訪的時間，有一定的限制，晚上九點當基督堂的大鐘「鐘鐘地敲過一百零一下時，便嚴禁出入了。

但是，校內的空氣非常平靜而美麗：碧綠的草坪，灰色的牆上紅出露台，天竺葵掩映着嬌豔的紅色。處處寬敞，恬靜。校舍比美國任何大學要寬廣，可是學生的數量並不很多，大概三四千之間。

每個學生有兩間房間：坐起間和臥室。臥室很狹窄，幽暗。坐起間也很簡陋，壁上掛着幾幅印畫，書架中隨意插上幾册破舊的書。

他們的午餐很馬虎，但晚餐相當豐美，吃時一面隨意談笑，抽煙，或是懶在椅子上舒展身體，有時他們也招待女客，但晚上七時就非動身不可，因為晚餐鐘打過之後，牛津大學的牆內不准有女賓客的。

因為這規矩，牛津裏曾經鬧了個笑話，幾個同學向一個胆小朋友說：「今晚有許多醉鬼要來尋事，你聽見打門，不要開，否則吃了打，是像自尊煩惱，到七點缺五分時，一個學生裝扮女人，問守門人

要到那個胆小人的房間去，守門人指示了「她」。七點敲了之後，守門人老不見那女子出來，不覺大疑，擔心學院的好名譽就此送掉，到十一點，他去報告教務長。教務長急得跑到那學生的房間去，拼命打門，裏面以為是醉鬼果然出現了，死不作聲，教務長愈發生疑，於是叫了許多人，打開房門。祇發現牀底下一個發抖的學生。

晚餐之後，不免有人到酒館，影完去。可是夜間常有嚴正的學監出來巡查，帶了幾個捕人的壯漢。假使看見學生在歡樂的場所，跳舞場之類，那壯漢便會上前，鞠躬如禮，低聲地說：「先生，學監要請您談話。」然後，學監也很恭敬地請到：「請教姓名，那國學院？」等到回覆以後，這聲晚安而去，明洞那倒運的傢伙，非得帶好禮帽，穿起長袍，黑靴，白領結，到學監那裏去，吃大菜不可，既則罰錢，重則留級或開除，你不報氣也及法，因為學監的權力還是經過國會正式立行法定的呢！

因為如此，犯規的學生看見學監來便亡命的逃走，但此法是很利害的，多走不出他門之手，有人更索性躲在什麼地方，然而方法也很危險，假使「大場場」敲了一百零一下，學監門都鎖起了，你用錢情，守門人決不通融，晚上還有巡查人察看缺人，若少了人，查出明天就要開除，遲歸的人只有爬牆頭，冒一下玻璃鐵絲網的危險了。

隨機應變答案二

你若在A項下面幾個條件回答爲「是」時，那麼你在各問題便各得了五分，共爲六十分。
你若在B項下面四個條件回答爲「否」時，那麼你在這四問題便各得了五分，共爲二十分。
你若在C項中一、四、二問題答「a」則各得十分，共二十分。
你若在C項中八、九、十、十一、四問題答「b」則各得十分，共四十分。
你若在C項中二、三、五、六、七、五問題答「c」則各得十分，共五十分。
你若在C項中十二問題a b c d完全答「否」則應得十分。
可能得到的最高分爲二百分。
凡得分在百分之以下一百四十分以上者，在危急之時，足能應付

裕如，必能鎮定冷靜自持以度此局面。同時對於自治，勇氣與鎮定生，也是超過常人。這樣的人，也儘可具有絕大的信心去信自己了。
凡得分在一百四十分以下七十分以上者，在多數危急的事上，尙可勉強度過。他的神經反應作用也是普通而正常，並能在各方面保持平衡之均勢。他最好還要領受宗教法的訓練，這樣便可增加他的信心，相信自己的才幹，足以應付困難之局面。
凡得分在七十以下者，還以少說話爲妙，他應當立即設法去得一些在緊急時機中的應變之才識，也是要設法多多培養自信心，凡事英要聽聽過慮，免得懷疑了你自己的判斷力。

秀鶴圖書館

專售西洋最新書籍雜誌備辦高等文具
地址王府井大街二二八號
電話(五)一三四二號



新到
正真派兒牌真空自來水筆
特大號、頭、二、三號各色俱全
貨美價廉

My Friend

A College Built on Faith

Mary McLeod Bethune

Continued

When I was 15 I had taken every subject taught at our little school and had gone back to the cotton fields. I used to pray for another opportunity to learn.

My prayers were answered when a friend of our little school offered to pay for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some worthy student. I was selected and sent to Scotia Seminary in Concord, N. C. I worked in the laundry and kitchen to help pay my way. And here I became inspired with the vision of founding a school of my own that would help my people attain a fuller life.

After two years more of study on a scholarship at the Moody Bible School in Chicago, I went as instructor from one mission school to another. With my first earnings I paid off father's mortgage. Seven years passed before I found the place where a school would do 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In 1914 thousands of Negroes had gathered in Florida for construction work on the East Coast Railway. There I found ignorance and meager educational facilities, racial prejudice and crime. This was the place to plant my seed.

At Daytona Beach, a beautiful village shaded by great oaks and giant pines, I rented a shabby four-room cottage for \$1 a month. My capital was \$1.50, but I talked the owner into trusting me for the rest until the end of the month. I spoke in churches and took up collections. I buttonholed everyone who would listen and told them that I was going to open a new type of school to give more than mere reading or book-learning. I proposed to teach home-making, skilled trades, good citizenship.

On October 3, 1901, I opened my school with an enrollment of five little girls whose parents paid me 50 cents weekly tuition. We made charcoal to use as pencils and mashed elderberries for ink. I begged a broom, a lamp, and a bit of cretonne to put around the packing case which served as my desk. I haunted the city dump and the trash piles for cracked dishes, broken chairs, that could be scoured and mended. That was part of the children's training.

In less than two years I had 250 pupils. I hired a large hall next to the cottage for a combined dormitory and classroom. I concentrated on girls, as I felt they especially lacked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 had many volunteer workers and a few teachers earning from \$15 to \$25 a month and board. I was supposed to keep the balance of the tuition funds, but there never was a balance—only a yawning hole.

(To be continued.)

一所建立於信仰上的學院

巴格達譯

當我十五歲時，我學會了我們那小小的學校裏所教授的每一門功課之後，又回到棉花田裏。我不時的祈求着另外一個求學的機會。

當我們的小學校的一位朋朋有意供給幾個優等生再求深造的教育費時，我的祈禱總算得到回答了。我被選出送往北加羅林那的康考爾地方的斯考夏學校。我課外在浴室和廚房工作以補充我的教育費。就在這兒引起了我自己創辦一所學校的幻想，那學校必能幫助我的同種人獲得更美滿的生活。

在芝加哥的慕道聖經神學院作了兩年多的獎學金學生以後，我充任了幾個教會學校的教師。我拿我賺來的第一筆錢付清了我父親的債務。經過七年我纔找到一個地方，在這裏設一所學校可以為最多的人民盡最大努力。在1914年，有成千成萬的黑人聚集到佛羅里達來，在『東海岸鐵路』上做着建築工作，在那兒我發見了愚昧無知和缺乏受教育的機會，種族的偏見和罪惡。這兒正好是一塊撒佈我的種子的地方。

在達唐那沙灘上，有一座被高大的橡樹和巨偉的松樹遮蔭着的美麗的莊子，在那莊子裏我租了一所有四間房的破破的茅舍，月租十一元。我的財產只有一元五角，但我說服了房主信任我一直到月終再付那其餘的一大部分。我在教堂裏宣傳，勸募。我和每一個願意聽講的作長談，我告訴他們說我正在創辦一所嶄新形態的學校，在這學校裏所授與的不僅是念書或關於書本上的學識。我主張還要講授家事，商業技術，以及公民道德。

1904年10月3日，我的學校開學了，註冊的學生只有五個小女孩，她們的家長每星期各付給我五角錢的學費。我們燒成一些木炭當鉛筆，將接骨木漿果的液汁榨出來當做墨水。我求得來一把刷子，一盞燈，和一方粗布，將粗布鋪在一隻貨箱上當做我的講桌。我常常到城裏的垃圾箱和廢物堆中去揀取碎了的盤子，破散的椅子，以及一切能够洗刷，修補的用具。那就是孩子們的訓練的一部分。

不到兩年光景我已有二百五十個學生了。我租了緊挨那座茅舍的一座大房子以便將課堂和宿舍連到一起。當我慮念到那些女孩子們特別缺少受教育的機會時，我就熱中於她們身上了。我有好多位義務工作者和幾位月薪十五元到二十五元並附膳宿的教員。人家以為我是在保持着教育費的平衡的，却不知從未有過平衡——只有一個大張着的漏洞。

(未完)

inspired with vision引起幻想； went as instructor 充教師； talked the owner into……說

服房東，使其……； buttonholed everyone 與每個人長談； served as 當作。(編者注)

〔更正〕第103期翻譯練習原文第二行第一字 pianos 係 pianos 之誤，又評譯右方第三行第一字 oblect 係 subject 之誤。

友力我

スタンレー探險物語 (七)

一一 感激の對面

スタンレーは走りやうとしましたが大勢の土人が立ち並んでゐるのちよつと氣後れがし、また無禮なことをし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ひ靜かに進んでいつて帽子をぬぎました。

「リヴィングストーン博士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その聲は感動に震へました。

「さうです。」

スタンレーは帽子をかぶり相手が帽子から手を放すのをまつて、その手を握りしめて叫びました。

「あなたにお會することが出来たのを私は神に感謝します。」

リヴィングストーンはそれに答へました。

「私もここにあなたをお迎へすることになつたのを深く感謝します。」

それは雄々しい會見です。

ウチチは中央アフリカでも早くから開けた町で一方にはアラビア人が住み、他方には土人が住んでゐます。附近からさまざまな商品が集まつてきてその交易は賑やかです。ダンガニイカ湖岸には土人の丸木舟がたくさんつないであります。

この狭くろしい家のなかでリヴィングストーンとスタンレーとは互にしみじみと長い間語りあつたのでした。スタンレーはまづ搜索の旅に出た次第を話しリヴィングストーンは長い間の探險旅行のいろいろな出来事を話しました。

リヴィングストーンがなめた艱難辛苦は言葉にもつくせんものがありました。ニヤサ湖附近の地勢を調べてから、ダンガニイカ湖の南岸にたどりつくまでには絶食の日を過ごしたこともありましたが、雨の中でほとんど一行全員が病氣になつたこともありましたが、何よりも困つたのは變心した従者が薬品の箱を持ち逃げしたことでした。

斯坦萊探險記 (七)

一一 感激の會見

斯坦萊想要跑向前去、但是因爲有許多土人排立着、不僅略覺驚慌、並且他也不能做非禮的事、於是悄悄的向前走着、把帽子脫了下來。

「是李溫斯頓博士嗎？」

聲音感動得發顫。

對方微微的一笑、把帽子拿在手上答道。

「是的。」

斯坦萊戴上帽子、——對方等着由帽子放下來的手、緊緊的握着那手叫道。

「能够見着你的面、我應該感謝上帝。」

李溫斯頓答道。

「我也是非常的感謝；能够在這裏歡迎你。」

這是一個熱烈的會見。奧基基雖然位於中非、却也是開化很早的城鎮。一面住着阿拉伯人、另一面住着土人。由附近各處聚攏來各種商品、交易是非常的繁盛。在坦干尼卡湖岸上繫着許多圓木船。

李溫斯頓和斯坦萊、在這點兒的簡陋的房子裏、彼此會親密的談了很久。斯坦萊首先講述開始搜索旅行的前前後後、李溫斯頓講述他長期探險旅行所發生的事情。

李溫斯頓所管到的艱難辛苦、還有非語言所能盡的。從調查尼亞沙湖附近的地勢起到坦干尼卡湖止也曾度過絕食的日子、在雨中一行的人們也曾全都病過。而比什麼全都苦惱的就是變心的從者們拿着藥品箱逃去了。但是他們仍是繼續探險旅行、把英伊爾湖及巴古奧羅湖的附近調查完了。

「註釋」 「大勢」

許多

「氣後れ」

恐懼思縮

「震へる」

顫動

「かすかに」 微微的恍惚

「雄々しい」

雄壯的莊烈的

「しみじみ」

親密的

胡 謨譯註

文朝

陸離

談朱王的作

「王朱」不是一個擲地作金石聲的作者名字。我看過他的作品很少，現在居然想來談，實是個笑話。但我因為無意中見到兩篇關於王君「舊時代插曲」的批評文字，新近又讀了他的長篇連載「地獄交響樂」數章之後，胸中窄息得厲害：彷彿有許多話要說。

王君作品，雖然我讀得太少，（舊時代插曲一書，我至今尚未見過。）但却很早。他第一篇創作「落馬湖」寄到時代畫報時，一天張大任、曹漢美、邵洵美和我！在時代編輯部開談，大任拿出這篇文章給大家看，並聲言這是當代短篇中一個奇跡。於是，我們遂將那三十多張原稿紙，各自匆匆看了一遍。洵美意見我已不大記得，滿美讀後，則為之拍案叫絕；（滿美對於王君的畫，尤為賞賞。）我呢，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讀完後不會說一句話。但一種不愉快的感覺，至今猶覺充塞胸際。

是的，讀過王君的作品之後，除了令人不快，就是窒息欲死。

王君一枝筆，頗有力量。但我不明白他為什麼總是在黑暗角落裏找淫慾的題材。結果乃使讀者的感情，完全為他筆下的「力量」壓迫而萎縮。我所謂讀者的「感情」，乃是指欣賞、愉快、憫憫、憤怒、悲哀等等。讀者若不用這種種感情，將無法理解所讀的作品；作者若不助成讀者

這種種感情，則無法充分發揮藝術的本能。——不容氣說，王君在這些地方，實是太欠講求。

可是，我在前面說過，王君筆下頗有「力量」。這點「力量」，雖因他自己不會運用而致壓迫讀者感情，但却帶來了另一種歌斯里的「刺激」給讀者。這點「刺激」，沒有哥羅芳的酸郁，也沒有白蘭地的醇厚。它的有的只是如火一樣的猛烈，如鉛一樣的沉重；使人顫抖拘攣，不能自己。但我們知道，「刺激」第一次給人們的是刺激，而第二次則是麻木。

使人麻木的作品，不應時時出現在讀者的眼前。這不但有害於讀者心靈，甚至容易歪曲讀者的意識。這理由很簡單：就如同報紙上的社會版，不應大量刊載奸盜的新聞一樣。

木乃伊的一嘆息

暮色悄然自牆角滑下，於是偌大的博物館又全籠罩在青色的幽輝裏，龐大的古代恐龍的骨骼已淡淡地圍上了一層暗影，是漸漸從屋角裏向前蠕動着的暗影，屋裏像一瀉水那樣寂靜，木乃伊開始嘆息了！

一種淡淡的哀愁隨着暮色的淒寂，像一條小蛇自指尖徐徐爬入他的心際，於是他開始嘆息了，帶着發亮的金黃色的臉上輕輕地起了一下怪舉，就那樣悽異地嘆了一口氣，像一隻晚秋的小蟋蟀在悲嘆着自己的命運的尖銳的呻吟，是在悲着鄉愁了嗎？他的靈魂開始遨遊了！

跨着重重的山，渡過迢迢的海，到了故鄉的埃及，尼夢河的景緻該是多麼好呢？雖然也是在這麼一個昏昏，為夕陽溫柔的唇所吻着的河水，該是多麼活潑地閃爍着冷冷的光呢！或是歡愉地拍擊着泊在河岸小舟的船艇，給船上歌唱着的

好的作品，不僅僅是「暴露」，同時，它還須給人們「啓示」。

王君也許自己已經領略到這點。彷彿見過他另一創作，是以都市的頹廢生活為主題。這在作者，可以說是「一種轉變」，而對於「人生的啓示」，却仍嫌未能顧及。

不過，以王君的修養與技巧，再能努力刪去「夸大」，「頹廢」等等不必要的氣分，則成功是不會太難的。

我不喜歡寫批評文字。而這篇難簡短的小文，似更不能概括的評論一個作者。

好久不寫文章了，這祇當是回親近朋友在燈下的閒談。如此，則寫批評文字者價於引起的「莊重的誤會」，庶幾可免。十一月四日，陸離記。

傅秦

人們輕輕地奏着拍子。或者在那一望無際的沙漠裏，也是這麼同樣的時間，帶着夕陽描畫出龐大的影子的獅身人面像，孤獨的兀立着，傾聽着商旅駝隊的有着韻奏的鈴聲，望着他們像一條長蛇似的蠕動在閃爍的金沙裏，漸漸地，尾影消失在陣旋風所揚起的瀾漫的黃沙裏。

回轉去吧！再回到那開伊羅的古都，宮殿或許已頹圮了，也許帶着淺淡的畫壁仍整飭的立着，石階上也許長滿了斑斑的白藓，該是多麼的落寞呢！然而就在那裏，埋沒着他逝去的青春！年代是已古老的不可記憶了，當他那年青時，是正作着埃及的王，他曾一度安睡於那青春甜美的夢裏。一個偶然的機遇，他見到了那潔美的羅靈娜，只是一個偶然的機遇，不是在那潔美的會中，也不是在大臣的邸邸裏，只是一次隨着大臣們宴樂於尼羅河的舟上，他看見了立在小船上



「求生」

田秀峯

這花園子真美麗，可惜它把你的眼弄瞎了，在這世界裏的事情，你什麼也看不見了！人生是怎樣在這坎坷的途徑上顛簸，你：你

把眼睛睜大了，看看這個世界，你一定會發現牠正是一個待遇人類極不公平的傢伙，對於一些人，牠好似懷了一種不可言說的溫愛，不給他們愁苦，不給他們困難，展示在他們眼前的也永遠是笑，永遠是光明，然而對於在另一個角落裏的人們，無論他們在苦痛中怎樣用血淚掙扎，終於會很殘酷地把他們送進深深的海底，一任無情的巨浪吞食了他們小小生命。每每想到這個，心會莫名其妙地沉下去，最近我的心又為一個故事而疼痛着了。

是在一個雨後初晴的傍晚天，因為感到一些無聊，便獨自在街上閒溜，忽然後面發出一聲：

「白章。」

我猛一回頭，叫我的那個穿着一件破西服，頭髮亂得像團羊毛，堅定的站在那裏，兩隻放光的眼睛生根似的釘着我，我楞住了，想不起他是誰

「不認識了？好記性！」說話的那張臉上沒有一絲笑容。

聽聲音，我想起來了，是同，一點不錯，十幾年來，我倆是同學，不但同學，坐位也緊緊連在一起，同學們可沒有一個喜歡他的，原因是他的面孔冷得像塊冰，眼珠子也總冷冷的瞟着人，話極少，可是說出一個字來，也會在你的心上刺一下，的確是個古怪的傢伙，然而我彷彿能在他一古怪裏發現了還有一些別的東西——類乎「思想」什麼的：畢業後，他在××一個報館充任記者，一直有五六年工夫，我倆沒有見面，今天很巧的在這裏遇見。

我緊握了他的手，興奮的叫着：

「老子，是你，多年不見了，幾時到這裏來的，生活怎樣？」

他的手冰硬，眼依舊釘着我，無聲的笑着。

「老子，走吧，到我家裏談談，離這兒不遠。」

把他拉到家裏的一個後花園裏，我叫僕人搬了一個小桌，兩把椅子，並且叫他買些酒和菜來。

老子坐下了，眼珠又那麼冷冷的向花園子四周一掃，鼻孔裏哼了一聲，接着：

「你這生活倒舒服！」

這語氣，陰調，頗含有深刻的諷刺。

「老子，先別提這個，我問你幾時來到這裏的？事情還好吧？」他點着一枝煙，向天吹一口氣，眼珠子睜睜我，然後空空洞洞地望着前面，彷彿他並沒有聽見我的話。

「老子」我可有點着急，「老朋友見面，怎麼你不說一句話，你這人——真怪！」

「怕你問這話，然而……然而……你偏偏：老子，我理在心裏的痛苦，你總往外勾什麼勁。」

「痛苦？」我楞住了。

「可不嗎！——自然你不知道，知道了，你會為一些悲慘的事落一滴淚？」

這裏，他停停眼又掃一下花園子：

「這花園子真美麗，可惜它把你的眼弄瞎了，在這世界裏的事情，你什麼也看不見了，人生是怎樣在這坎坷的途徑上顛簸，你：你——」

老子依然是十幾年前的老子，說話依然帶着刀子般的鋒芒。換另一個人，可禁不住他這未盡刺，然而我究竟算是了解他的一個。我對他笑了笑，這裏，他又噴口煙，突然他站了起來，在地上踱着，額上打起皺來，眉心也打了結。該了兩步，突然他頭一轉，冷冷的射了我一眼：

「老子，告訴你，我從家裏剛回來。」

「噢：噢：有點事嗎？」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有事？送了一個死尸去！」

「死尸？誰？」

我五臟六腑都往下一沉。

「一個同鄉。」

這時，僕人已端上了酒和酒菜，他坐了下來，狂喝了幾口，臉子發了紅。

「老子，倒怎麼回事？」我忍不住問。

他又喝了口酒，然後說道：

「告訴你，這死尸叫安本，他父親從前是河北省議會議員，那時安本還在襁褓中，一家幾口生活的極其舒適，然而晴天打了個霹靂，一個魔鬼把他父親抓了去。他患的是沒有法子救治的腦溢血，官作的是非常清正廉潔，然而——老子，你知道，清廉的官，可沒有多少錢，把靈柩和他們母子送回原籍去的是死人的——一個盟哥。以後的日子呢，是專靠着幾畝地生活着，我和他們是鄰居，每天都要找安本去玩，日子在孩子們們心上流過去真快，我九歲了，到了上學的年齡，當然得上學，父親把我送到縣裏的一個公立小學裏去，安本呢，自然是他母親的一個寶貝，希望着的美麗的果實，全在他身上。他母親把幾年來存儲的點錢全拿出來，叫他和我一同在縣裏讀書，臨去的那天，老人家看了看孩子，流出一把老淚來：

「好好念書，曉得吧。外邊比不得家裏，一切都要小心……」

「六年過去了，我們一同舉了業，我考了中學，他却沒有繼續上，以後十幾年沒見，前些日子忽然在馬路上碰到他，乍一見，真不敢認，頭髮很長而且亂的很，臉子烏黑，眼窩深深陷進去，像個乞丐。」

「我覺到一陣悲愴，我過去握住他的手；被握的那手沒命的哆嗦。」

「安本，是你，你：幾：幾時到這裏來的？」

「他的眼直楞楞的瞠着我，半響，他舌子打着結：」

「你：你是五哥！天，我一會遇見一個熟人！」

「他眼裏充滿淚水。」

老子說到這裏，他嘆口長氣，用手連連捶胸。好像被個什麼東西包得緊緊的，使他喘不出一口氣來。

我給他斟滿一杯：

「老子，乾了牠！」

他並沒有注意我的話，我抬頭看了看天，然後把眼光又落到我臉上，他接着告訴我我們走到一家飯館裏去吃飯，安本強忍了悲哀告訴老子他的身世，聲音發着顫：

「老哥，我們舉了業，我沒有力量升學，祇好種地，可是近幾年來年景更壞，我不得已另想旁的辦法，我要找我的盟伯，給我找點事情維持生活。這條路可不近。然而究竟是點希望，分別的時候，母親哭得說不出一句話來，緊緊拉了我的手，手沒命的哆嗦，渾身戰抖着。老哥，那情形，真叫人——直到現在，想起那情形——母親的白的頭髮，個個，深深彎了下去的背，總在我眼前閃，覺得我心痛，然而我得走，我流着淚走了，我真想痛哭一場。」

「我在陌生的路上，看見的也盡是陌生的人，茫茫世界裏，我象匹瞎馬，我迷迷的走，我把我自己交給了命運，任牠擺佈！」

「四五天的日子過去了，我問人，知道再換一次火車，就到了，那天我坐在車裏，對面一個人，也是鄉下人打扮。我問他！」

「老哥，××縣快到了吧，還有幾站地？」

「後來，我便由那人引導着到了××縣，無意中我摸了一下袋子我抽一口涼氣，老哥，口袋里真不多不少，兩塊花邊，天是漸漸黑下來。忽然我心突然向下一沉；祇知道盟伯在××縣，什麼地方去找，在來的時候可沒有想到，我眼前有些黑，手心出了汗，我慌了，然而，我得往前走，希望半路上會有人走來問一問。果然，走了不久，前面的一條小道上走來兩個人，我緊跑幾步，走向前去：

「信悠光，××家在那裏？」

「你找××家，就在……」

「你找××家，就在……」

「你找××家，就在……」

「你找××家，就在……」

「你找××家，就在……」

「你找××家，就在……」

「你找××家，就在……」

「你找××家，就在……」

「你找××家，就在……」

「你找××家，就在……」

「你找××家，就在……」

「你找××家，就在……」

「你找××家，就在……」

「你找××家，就在……」

「趕陌的路吧，管這屁事，你別發這鳥慈悲了。出了錯，他媽的就老實了。」

「他們可走了開去，我的眼瞪得大大的，像個木頭呆在那裏，我隱隱約約還可以聽見一個和另一個說：

「慢且，他找那門子的人！說不定是他媽的土匪。聽他的口音，土匪不全是這調門子！」

「我眼前一黑，我要癱了下去，我指尖發冷，手心又冒了汗，在那時，母親的影子又在眼前亂閃。我努力扎着向前迷惘的走去，可是終於沒有找着我盟伯，忽然我想起不如到××去一趟，幾年前家鄉人常到××去，於是，我便來到了這裏。」

「於是我便來到了這裏，我這賊刺一塊錢，我心跳着走進一家小店裏去，在目前，我先挨過這一夜再說。以後的事，我不敢想，然而誰知道裏有一層惡運已經潛伏在身邊，那天因了累，我睡到次日正午才醒，我趕緊起身，可起不來了，頭發燙，心痛，腰腿都酸，我病了，一直躺了三天，第四天稍好，然而他們下了逐客令，不知怎麼他們知道我是個窮光蛋！」

「有兩個人，緊閉着臉，凶神似的：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窮鬼，走你的吧，騙房住？哼！」



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母親的男人

[四]

十廿多名譯

和在朋友間酬酢周旋，感到十分滿意，這當然更增加了我們的愛情，我相信我們的婚姻，決不含有自私的成分在內，是一種篤實美滿而理想的兩性結合。

人們常說，在生活行程上，不盡都是完美的，正如天空的月亮，不能常圓的道理一樣，但是萊福和我的結合，却是例外，我們志同道合，對於愛情有著堅固的信念，總之，我們是太融洽太滿足了。

在我們結婚後的那個夏天，我告訴萊福我已有了身孕的消息，萊福狂歡地幾乎要跳起來，他說，從今後更要辛勤工作，爲了將來的孩子，他應該擔當起家庭繁榮的職責。

萊福是一個誠摯而能吃苦的人，工廠的事情，都由他親自來監督料理，所以業務蒸蒸日上，每天回家後，還帶着我操作，他催我到醫生處檢查，一切繁重的工作，都不讓我經手，午飯和晚飯之後，我恬靜地睡在床上，看着他洗滌食器。

某夜，我被送進人生最大痛楚的另一世界去，醫生，萊福，站在床邊，我昏迷地躺在牀上，陣陣地腹痛，使我咒罵造物者的不公，爲什麼男子不經受分娩的苦痛呢？爲什麼女人要生產呢？我一陣一陣的腹痛，萊福緊握着我的雙手，汗珠雨點似地佈滿了我的我全身，臉色是漲紅的，呼吸是短促的，我忘却了人生，忘却了世界，忘却了宇宙一切，半小時後，我們的孩子降生了，體重

七磅半，一個肥頭可愛的孩子。

漸漸地身體恢復了健康，萊福帶着我照料孩子，家庭充滿了快樂和諧的氣氛，我們全部精力，都移注到孩子身上，雖然我時時感覺到心身的疲困，但是看見安睡在搖籃中的小寶寶，便都整然消解了。

聖誕節到了，在我的記憶中，是一個落雪很冷的日子，萊福的工廠放假休息，在家和我佈置房間，裝飾聖誕樹，青翠的枝葉上，掛滿銀色紙條，又鑲上差不多有五十枝的小蠟燭，極其輝煌燦爛，晚上，一同作着晚餐，萊福對於烹飪很內行，那天的菜，都是我們愛吃的，這是萊福和我認識後的第二個聖誕節。

故事寫在這裏，使我不能再繼續下去，我永沒想到我現在的遭遇，假若萊福不是一個好心腸的人，不是一個熱愛妻子的丈夫，假若那夜他沒有使我快樂而拒絕我外出，我不至像現在失掉對於人生的樂趣。

大凡一個人在狂權之後，精神分外興奮，聖誕之夜，我因爲不能即時入睡，於是喚醒萊福，請他陪我一同乘車兜風，萊福當然沒有拒絕我，我們沿着大路前進，我依偎在萊福身旁，銀色的雪鋪滿了漫荒原野，車輪的碾聲，亂雜着怒騰的狂風，路邊的積雪，像一座座起伏的冰山，車子行走在裏面，景色十分美麗，我們投身在冬之季節的懷抱中，讓我們盡情欣賞着這大自然的景

色。有好多時，萊福問我要不要回家去，我十分任性食婪地不表示贊同，車子依舊向前開進，像一個小爬虫在蠕蠕移動着。

(未完)

跛

楊艷

在公園裏，爲了貪看幾個孩子底寫生，便失落了一棵幽靈。

記憶的影子，在叢綠中模糊了輪廓，孩子底寫生畫裏失去了一個顛跛的姑娘，我底面前，走遠了一雙顛跛的步伐。

多麼美麗的姑娘呵！却瘸了一條腿。殘廢的人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天之造物主人是不公正的，爲什麼要給與聰明美麗的人兒一雙殘廢的腿。

據說：有殘廢的人多在藝術方面努力，我但願如此的期望你，祝福你成功。

從公園無精采的踏向歸途，整個思潮，打發在那雙跛足上。

我煩惱，煩惱上帝所給與之無情酷罰。朋友望着我苦澀的表情說：

「有甚麼遭遇使你這樣太息。」

「我懼怕造物者之殘酷。」

「什麼？」

「我不知上帝爲什麼要給一個美麗的女孩子一雙瘸了的腿。」

「你說甚麼？」

「告訴你，有殘疾的人是強於只有健全身軀的愚人。」

「呵！……你是不是說世人難得十全十美。」

「是。」

「那麼，造物者未免也太狡猾了。」

我腦膜刺割着那顛跛的步子，美麗的姑娘，凝眸和笑靨。

為誰鐘鳴？

(完)

Ernest Hemingway 著
李漸譯

「是的，皮洛。」
「那個小子倒還伶俐，」婦人說。
「伶俐而冷靜。頭腦很冷靜。」

「是的，奧古斯丁說。」他一定很能勝任，否則他們也不派他來作這件事。但是我不曉得他是否伶俐。白波我却曉得他是伶俐的。」
「但是他變成無用了。」
「但是他還是伶俐的。」

「你說些什麼？」
「沒有什麼。我用智慧去想。在現在的時候，我們的動作，須要運用智慧。在橋梁事畢以後，我們須要立刻離開這裏，現在應該預備一切。我們現在就應該曉得我們要到哪裏去，並且如何移動。」
「當然。」
「爲了這些事——白波。一定要作得狠伶俐。」

「我對於白波沒有一點信任。」
「在這些事情上，是的。」
「不。你不曉得他現在壞到了什麼地步。」
「壞人也有他的長處。他是狠伶俐的。如果我們作事不能狠伶俐，我們就糟了。」
「我要仔細的想一想。」皮洛說。
「我有一天的工夫，可以想一想。」

「關於橋梁。那個小子，奧古斯丁說。『這些事情，他一定明白。你看那一次火車事件，他們計劃得多周到，』」
「是的，皮洛說。『就是他作成了全部的計劃。』」
「你出力同決心，」奧古斯丁說。
「但是白波專管移動。白波擔任撤退的事宜。現在逼着他去研究這個問題。」

「你是一個聰明人。」
「聰明，是的。」奧古斯丁說。
「但是沒有犯過罪。白波要擔任那事情的。」
「就憑他的長縮回一切？」
「就憑他以為爲橋梁的事如何？」

「那是必須的。我曉得的，兩件事我們必須要做。我們必須離開這裏同我們必須得勝。如果我們希望得勝，橋梁必須要炸掉。」
「你說白波那們伶俐，爲什麼他看不出這一點來？」
「由於他自己的弱點，他希望一切事情都維持現狀。他願意停留在自己的弱點的漩渦之中。但是河水繼續增漲。逼着他改變，他就改變得狠伶俐。他也是有用的。」
「還好那個小子沒有把他殺了。」

「還說呢，那個吉潑賽人昨夜裏希望我把他殺了。那個吉潑賽人是個畜生。」
「你也是個畜生，」她說。「但是比較聰明一點。」
「我們都聰明，」奧古斯丁說。
「但是有才幹難推白波！」
「但是他竟變壞到了什麼程度。」

「是的。但是是一個幹才。看着，皮洛。作戰時你所需要的就是智慧。但是要求最後的勝利需要才幹同物質。」
「我仔細的考慮一下，」她說。
「現在我們必須趕緊動手。我們已竟晚了。」隨後，揚起了聲音，「英國人！聽叫着。英國人！來呀！咱們走吧。」（第九章終）

第十章

「我們休息一下，」皮洛向敦實說。「坐在那裏，馬莉亞，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應該繼續走，」敦實說。
「到了那裏再休息，我必須看看他。」

「你一定可以看見他，」婦人告訴他。「用不着忙。在這裏坐下，馬莉亞。」
「走吧，」敦實說。「到山頂上休息。」
「我現在在休息。」婦人說着就坐在溪邊。女子坐在她的身旁亂草中，太陽正照在她的頭髮上。祇有一片荒草，溪水在草地裏流着。他站立的地方，生了許多亂草。草地

的遠方，黃色的蕨菜代替了亂草。一塊塊灰色的大石塊露出了地面，再下面就是松樹的濃蔭了。」
「艾索多的住處還有多遠？」他問。
「不遠了，」婦人說。過去這片野地，下去經過一個山谷，在溪水源頭的樹林上面。坐下歇一歇，先放下你的正經事。」
「我打算先見到了他，把事情辦妥了。」

「我打算洗一洗腳，」婦人說着就脫去了她的繩底鞋，扯下了厚毛襪，把右腳伸到小溪裏。「天呀，這們涼。」
「我們應該騎馬來，」敦實向她說。
「這樣對於我有益，」婦人說。
「這是我一向缺乏的。得你什麼事。」

「不碍，」敦實，除非我有些着念。」
「那你先不要着念。有的是時間。這是多好的天氣，你曉得我多出來一個人對於松林裏鬆着。你想像不出來。」
「你對於松林不厭煩嗎，美人？」
「我喜歡她們，」女子說。
「你喜歡她們什麼？」

「我喜歡牠們的氣味，同腳下踏着松針的感覺。我喜歡穿行樹顯的山風同樹杪互相摩擦的松杪。」
「你什麼都喜歡，」皮洛說。「如果你好的調手藝要再好些，你却是一份狠好的禮物。不過松樹成了討厭的樹林。你向來沒有看見過風林，或是橡樹林，或是果樹林。那些樺樹叫樹林呢。在那些樹林裏，每種樹都不相同，各有美點，松林却是討厭得狠。你的意思如何，英國人？」
「我也喜歡松樹。」（未完）

強壯的秘訣



去病延年 若素

語云：人是鐵飯是鋼。如果吃不進飯去，絕對不能強壯，所以強壯的秘訣，就是要有付好胃腸，能多進飲食，食後容易消化，能得到食物中之營養成分，身體自然強壯。

虛弱之人，想要強健胃腸，最好服用若素，因為若素是健胃理腸的妙品，主食慾不振，消化不良，及其他一切胃腸疾患，服用若素，無不痊癒，若素成分，更含有大批人體所需要的營養品，對於虛弱之人，除健脾開胃外，更能直接補給，故長期服用若素，自然體格強壯。

新訂價目
 小瓶五角五分
 中瓶一元七角五分
 大瓶五元五角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各大藥房均售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警字第十八號

吾友

訂閱：每月九期
 半年五十四期

一元七角
 九元七角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收。)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合璧日